

## 自己追自己的过程

我记得，我1997年第一次采访刘震云的时候，他还在《农民日报》工作，在五楼一间昏暗朝北的办公室里办公。当时他已经是报社的编委了，有了自己独立的办公室。当时，他正在写200万字的《故乡面和花朵》。

1999年，长篇小说《故乡面和花朵》问世。这部写作6年、修改两年的作品，长达近两百万字。8年的写作过程封闭而孤独，生活单调重复，动笔时他33岁，完稿时已至中年。“二百万字就是直接抄一遍，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。”

后两年的修改过程尤其煎熬，被强烈的自我怀疑笼罩。“不知道6年前的是对的，还是现在的是对的。它就像走夜路一样，前边有个影子在走，你在追他，你走他也走，你停他也停，你不知道那个是对的还是这个是对的。这个自己追自己的过程比自己追别人的过程要痛苦。”

在我看来，《故乡面和花朵》在小说的结构和文体上非常独特，内容的叙述角度新颖，不同人物的语言狂欢飞行，像一个长篇的交响曲的写法，非常先锋。结构的庞杂、技巧的多变、语言的繁复、意义的含混等等，都令人叹为观止，体现着刘震云的创作探索。

“《故乡面和花朵》和我以前的写作非常不一样。过去的写作打通的是个人情感和现实的关系，表达的是现实世界映射到他心上的反映，从心里的一面镜子折射出了一种情感《故乡面和花朵》让我摆脱现实的束缚、进入人内心的潜意识、心灵空间，在叙事上摆脱严格的时空限制，把乡土



右图：《故乡面和花朵》长达近两百万字。

中国的现实，与后现代的未来的空间杂糅在一起，以极端荒诞的手法来解构历史与未来。”

意外的是，《故乡面和花朵》出版后，并没有得到文坛的回应。评论界对这部摆脱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规范的作品出现，保持的是失语与沉默。当时圈子里有笑话说，只有三个人看过《故乡面和花朵》，一个是作者刘震云，一个是编辑金丽红，还有一个是后来写缩写本的关正文。

事隔多年，从社科院调到北大的评论家陈晓明为《故乡面和花朵》写了篇评论，说“它把过去/现在随意叠加在一起，特别是把乡土中国与现阶段历经商业主义改造的生活加以拼贴，以权力和金钱为轴心，

反映乡土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转型中，人们的精神所发生的变异——用那些可笑的凡人琐事消解庞大的历史过程，让历史淹没在一连串的无止境的卑琐欲望中。”

在稍作调整后，刘震云写出了长篇小说《一腔废话》，然后沿着这个路子写了《手机》《我叫刘跃进》《一句顶一万句》……

因为《手机》、《我叫刘跃进》被改编成电影，也因为《甲方乙方》、《我是刘跃进》中的友情客串，刘震云开始为大众所知晓。在大众接受他的幽默和搞笑的同时，作家刘震云的严肃和纯粹反而被大众消解。一个最鲜明的例子是，以前找他采访的都是读书版的文化记者，现在都是跑影视的娱乐记者。

“他们甚至不看我的小说，或者把电影当成了我的小说。”刘震云对我抱怨。但也并非是一无所获，在小说《手机》里最后《口信》部分，刘震云找到了现有的写作方向。《我叫刘跃进》是《一句顶一万句》写作遇到困难时，半路冒出来的副产品，用的都是一样的叙述语言，只不过主题不同而已。

“我开始写作的时候，总认为

右图：刘震云在电影《甲方乙方》里客串。

